

21

# 四川青年运动史研究会成立会

# 会刊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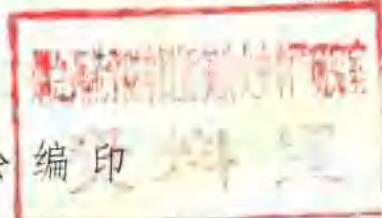


会刊

1-2

四川青年运动史研究会 编印

1982·7



## 目 录

四川青年运动史研究会成立	( 2 )
杨崇汇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开幕词	( 3 )
任白戈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5 )
聂荣贵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7 )
张力行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9 )
陈文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10 )
郝谦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12 )
贾唯英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 15 )
<b>坚决修史 务期成功</b>	
黎群同志在南昌青运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 19 )
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重庆大学 程地全 ( 23 )
做好南方局青运史资料征集工作	重庆红岩纪念馆 邓菱 ( 27 )
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发言	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何盛明 ( 30 )
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刻不容缓	团省委青运史研究组 吴康零 ( 33 )
关于研究和编写四川青年运动史的初步规划	( 35 )
四川青年运动史研究会章程	( 36 )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理事名单	( 37 )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 38 )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 38 )

# 四川青年运动史研究会成立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暨第一次经验交流会于7月10日至12日在成都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我省大专院校、党史研究部门、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工会、妇联以及共青团组织的代表共50人。

省委顾问、省政协主席任白戈，省委副书记聂荣贵，省委常委张力行，省社科院院长陈文等同志到会讲了话。他们指出：四川青年运动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是一项光荣而紧迫的任务。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组织动员有关单位和团组织的力量，共同努力，分工合作，抓紧做好四川青运史的研究和编写

工作。早年从事四川青年运动的郝谦、贾唯英等老同志，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四川青年运动的情况，并对青运史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重庆红岩纪念馆、重庆大学、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同志，介绍了收集、整理党史和青运史资料，编写革命烈士传记的经验。

会议讨论了《关于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的初步规划》，确定以青年团和学生运动为重点，当前要集中力量搜集和编写五四运动至建国以前三十年的四川青运史。

会议通过了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宣告了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 杨崇汇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开幕词

(1982年7月10日)

同志们：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筹备组自1981年8月成立以来，在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一年来的积极筹备，经省委批准，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会暨第一次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幕了。

中国青年运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时期，形成了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青年运动史，是中国青年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四川革命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对这部分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编写《四川青年运动大事记》、《四川青年运动史》，编辑《四川青年运动回忆录》，撰写四川青年运动领导人和青少年烈士传记，编印《四川青运史资料汇编》，以探求四川青年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正确地指导当前及今后我省的青年运动，对于把我省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对于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中的突击队作用，对于加强共青团的建设，改进团的工作，以及对于国内、国际青年运动经验的交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对研究、编写青运史十分关怀。早在一九四〇年，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凯丰、肖三、艾思奇、冯文彬等同志参加，组织了中国青年运动史编辑委员会。建国以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还编印了一批青年运动回忆录和青运史资料。我们省的青运史研究工作得到了省委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任白戈同志同意担任我们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郝谦同志、张黎群同志、贾唯莫同志、李培根同志同意担任本会顾问。今天，省委常委张力行、省社科院陈文、李吉均等领导同志又亲临大会。他们将在会上作报告或讲话，这就为我们研究会开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保证。

我省研究党史、革命史和地方志的力量比较强，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已收集了不少有关四川青运史方面的资料，有的同志还写出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部分单位开展研究的情况和一些同志的研究成果还将在会上进行交流。各有关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分工协作，必将大大加快我省青运史研究工作的进程，尽快取得更大成果。

今年四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在江西南昌召开了“全国青运史资料征集座谈会”，邀请了重庆博物馆、红岩纪念

馆、美蒋罪行展览馆和团省委参加。会上再次强调，各地青运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应迅速上马。青少所还将编写南方局领导的青年运动史的任务交给了重庆的同志。现在，重庆的工作班子已经建立。许多过去和现在从事团的工作的老同志、中年同志、年轻同志，都积极投入了这一工作，这对全省开展青运史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由于我省青年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都比较活跃，从而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史料。特别是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的时候，迅速组织力量抢救青运史料，就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的成立，无疑将是我省青运史研究工作以更大步伐前进的良好开端。

团省委作为青年工作机关，积极参加青运史的研究工作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除已确

定了分管这项工作的团的负责同志外，还从团省委机关、四川青年社和团校挑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同志，组成了日常的工作班子，除自己收集整理资料，开展研究活动外，还将与省内研究青运史和与此有关的同志密切配合，建立联系制度，为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为使青运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服务，为培养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积极工作，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代表青运史研究会筹备组向到会同志们，以及对四川青运史的研究工作给予重视和支持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

# 任白戈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0日)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的成立，很有必要，我表示支持。团委的同志要我担任顾问，我觉得能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行了，不要挂名，后来王振江同志到我家来讲，盛意难却。我想，担不担任职务都要支持这个工作，所以就同意了。解放以后，四川的青年工作，还在西南局江震同志兼西南团委书记时就把我拉上了。我是一直支持青年团工作的。

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中是一支很英勇的突击队。我们党建立的前期，就是从青年运动开始，先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团到党发展起来的。我们那时加入青年团，党团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的地方党团员很少就一起过组织生活。当时很简单，到了18岁，工作表现很好就可以由团转党，不要再写报告、填表，也不要再宣誓，由党的支部吸收就行了。所以我们只有入团的介绍人；没有入党的介绍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抓住这点说是假党员。抗战时期，中央曾经作过决定，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员满了18岁，不管转没转党，都算党龄，因那时青年团担负的工作跟党是一样的。我在南充入团时，党团共同一个支部。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机会主义受到批判，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团没有犯错误，那时团是任弼时领导的。后来有一个时期，团翘尾巴了，说党犯了错误，团没有犯错误，不要党领导，闹独立性，当然这是错误啰。总的说，青年团的历史是很光荣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也有个别表现不好的团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四川第一届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就投降了敌人，当了叛徒，我就是因彭兴道叛变，被迫离开四川的。

在我们四川，大革命时期团的发展重庆是中心。四川团组织最早发展的还是成都。五四时期，学生运动先是成都，后是重庆。成都这个地方那时大学很多，叫文化城。大革命时期，成都有大学若干所，重庆只有一个美专学校。还有一所中法大学，实际上只办了附中，大学还未招生。所以青年运动最早是在成都。重庆那时有肖楚女，泸州有恽代英。这两个人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四川党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1923年杨闇公和吴玉章在成都组织“青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当时出的刊物叫《赤心评论》。后来，这个组织发生了分化，杨闇公和吴老等参加了共产党，其他一些人就没有参加党，他们倾向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大革命时期，我们称他们为《赤心评论》派。在革命斗争中，四川的青年团是很英勇的，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了许多同志，幸存者很少了。一九二八年发生“二一六惨案”，成都市各大中学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都被屠杀了，其中有成都大学的李正恩、师范大学的张博诗、第一师范的周尚

明（当时任川西团特委书记）。有个在校外的团的负责人余国珍，资中人，是曹荻秋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听说当过团省委书记，也英勇牺牲了。四川青年团的负责同志牺牲了很多。在重庆与傅烈、周贡植一道牺牲的黄中元，是个18岁的共青团员，重庆人，牺牲前还叫家里买了一条红毡铺在他就义的地面上，临刑时从容不迫，喊口号讲演。大革命失败后，四川的党团组织摧残得很厉害。四川军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在没有苏维埃运动的地区，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是牺牲得比较多的，这一点就证明我们四川的革命斗争是激烈的，青年团和青年是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我讲这些，是为的证明我们四川青年和四川青年团确实有着光荣的历史。我们搞青运史，就是要用这种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来教育后代。现在用历史来教育群众，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少年非常重要。现在的青少年不懂历史、许多人好象觉得社会主义来得很容易，他们生下来就该过好日子。有的青年就这样讲：哎呀，你们过去是过去嘛，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嘛，你们那时是什么社会制度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你们，你们该吃苦嘛；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享福嘛。这些青年，不懂得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是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他们要担负起继承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还必须艰苦奋斗。所以今天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的历史教育很重要、这种历史教育采取讲故事的办法也是很好的。现在的青年爱听故事，爱听历史，比抽象的讲道理更容易接受。今天教育青少年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将来接班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靠现在的青少年。怎样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些人受旧社会压迫，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要推翻剥削阶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现在青年处在这个环境，比我们接受这些东西难了，所以就需要讲过去的历史，用革命的历史、青年运动的历史来教育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经过三年内战，“四人帮”的流毒对青年影响深远，不要估计不足，要扫除那些消极的东西，总要拿积极的东西去代替它，把消极的变为积极的。我们要用中国自己的革命传统，祖国悠久的文化、革命先辈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去教育青年。这种教育是形象化的。这个工作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是百年大计。我积极支持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的工作，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把青运史搞好，使下一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不走歧路，少走弯路，这样我们的事业就前途无量了。

# 聂荣贵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2日)

我今天来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对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我觉得研究会的成立很有必要。现在我们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一个是物质文明建设，一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社会都很关心青年一代，对青年的议论较多。邓小平同志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要做到这个要求是不容易的，不那么简单。青年一代是关系到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的一个大问题。当前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我们党对青年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四化能否实现，两个文明建设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的思想状况、精神面貌、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水平。对青年进行教育，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座的很多同志，长期从事青年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遇到我们跟青年人的一些看法不一致。旧中国是怎么一个状况，青年人没有切身了解，没有感性知识；资本主义是怎样一个状况，他们也没有感性知识，只从表面现象来看待这些事物，因此难免得出错误结论，所以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很重要的。

我感到，在对青年的教育中，要从根本上解决青年中的认识问题，有三个方面的教育特别重要：一是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要让青年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些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让青年们了解革命历史，继承革命优良传统。三是进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前途的教育，帮助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很迫切、很重要。我们坚持抓下去，青年的思想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是基础的工作，也是政治思想工作上的基本建设。如果没有这些教育，只是就事论事，他们就接受不大进去，即使暂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不牢固。如对外开放，就要接触外国的东西，不接触不行，不能闭关自守。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果跟不上，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影响腐蚀青年。里根最近讲过，要把共产主义扫进垃圾箱去。争夺青年一代的问题，在国际国内还存在。因此，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是很迫切的任务。

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用以指导现在的青年运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前途的教育，很有必要。从事青年运动的历史研究很有意义，也是很光荣的。现在广大青年迫切需要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了解这方面的斗争历史，成立这个研究会很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是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是对青年进行

共产主义教育的需要。当然要搞好青运史研究也不是很简单的，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现在有很多有利条件，整个党都在加强党史的研究，收集、整理党史和革命史资料。机构改革以后，老一辈革命家，因为身体的关系，年龄的关系，实际工作减少了，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很有帮助。老同志退下来之后，对于我们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创造了好的条件。很多老同志都还健在，这是有利条件，如果现在不抓紧，老同志陆续去逝了，将来再搞，损失就大了。这是很重要的任务，也是很迫切的任务。不管是党史研究，青运史研究，现在不抓紧搞，再隔十年、二十年去搞，就不好办了。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我们把青年运动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编写出来，这不是暂时的需要，若干年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我们要充分认识青运史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希望同志们自觉地、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青运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 张力行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0日)

四川青运史研究会成立是一件好事情。现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一代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共青团和青年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编写四川青运史，这就是完成此项任务的方法之一。所以，成立这个研究会是很好的事。我积极支持，并愿和同志们一道搞好这个工作。

现在，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就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我们编写四川青运史的工作，从收集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等等，都要以六中全会决议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当时四川青年，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物质条件万分艰难，可是无论是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青年也好，在党组织和老一辈革命同志的教育带领下就是不怕困难，不怕死，英勇奋斗。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社会制度，目前全国、全省的政治、经济形势这样好，反而有少数年轻人，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表示异议或者不赞成，还要探索、要追求、寻找另一条道路。甚至崇洋媚外，以至发展到损害我们伟大祖国国格、我国伟大人民人格的地步。这原因何在呢？通过编写四川青运史要明确而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有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能不能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研究和编写四川青运史，就是要让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进而看到无限美满的明天，就要学习历史，学习前人，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有这么多人，有搞团工作的，有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的，有各个大学校的，还有研究单位的，我们要密切合作，积极工作，抢救史料，趁老同志们还健在，把他们头脑中的资料讲出来，经过整理再请他们过目、修改、指点，把问题搞得更加准确，更加完备，对青年的教育效果就会更好。这是我想谈的一些意见。

总而言之，编写四川青运史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实事求是，不要想当然，也不要搞什么“估计”、“大概”之类的东西。这样我们写出来的历史才有说服力，无可非议。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

省妇联搞了一个四川省妇女运动的大事记，这很好，四川青运史也要先把大事记写出来。研究四川青运史任重道远，希望大家一定要搞起来，不但要抓紧，而且一定要抓好。

# 陈文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0日)

刚才白戈同志和力行同志对青运史研究有关的重要问题都讲了，这方面我没什么新的意见了。作为共同研究革命史，作为同行，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支持把这个研究会搞好。79年年底，我们开始收集、整理四川党史资料，感觉到青年运动这部分很重要，因为党史中有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这个问题，在全国来说都比较突出，在四川尤其突出。刚才白戈同志讲，我们四川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叫重庆地方委员会，它就是省委，正式建立是1925年。团的历史更早一些。1921年正式建团，成都王右木最早，后来在重庆，是肖楚女同志。我们党是先搞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如果要写四川党史的话，我们四川不把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问题衔接起来，党史就写不好，这是从工作来考虑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一直到抗战时期，党的活动家，各样的干部绝大部分是青年。白戈同志是先入团后参加党的，郝谦同志也是如此。我在抗战初期直接入党，当时没有团，就没有参加团了。中国青年的成长，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工作，又离不开青年。有段时间甚至是党团联席会，这段历史反映了

当时的特点。它的优点是共产党朝气蓬勃，人年轻，党也年轻，党员当然也年轻，明知道要被杀头，却无所畏惧，这段历史很值得我们好好总结一下，这是青年的光荣，也是党的光荣。我们写党的历史，必须把青年运动史很快抓上去。这个事在我们省，虽说起步晚了一点，但是，应该说以前实际上还是作了不少工作，只是没有正式打出这个招牌。我曾很注意，《四川日报》经常发表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青年烈士的历史资料。今天成立省青运史研究会，有省委领导的支持，有各方面的配合，研究和编写四川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的条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尽力支持它的工作。

第二，我们研究青年运动史，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总结历史经验，把青年一代教育培养好，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最近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材料，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不是解放初期的四百多万，而是一亿三千多万了。其中青年占70—80%，这是我们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突击队。今年成立“四川省青年研究会”的会上，有一些材料表明，有些工厂里实际上顶杆杆的是青年，占70—80%，甚至更

多，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他们确实在工作岗位上起重要作用。八亿农民，青年农民起码有好几亿，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青年将要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当代青年的主流是好的，朝气蓬勃；与我们那时的青年相比，现在的青年起码是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比我们强得多。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面广，政治觉悟也不能低估，大多数青年表现是很好的。但确有极少数人值得忧虑，有崇洋风气，见到外国的东西，不管好坏，都说好。再加上“四人帮”的破坏，各方面的影响，动不动就捅刀子，两个人吵架就莫名其妙地杀人。回顾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有两条原因，一条是觉得社会太不平等，要革旧社会的命，也还接受了一点马列主义理论，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如《少年飘泊者》等对我影响就很深。另一条就是雪国耻，我们读小学时，一年中不知要搞好多次国耻纪念活动，这个国耻日、惨案日，那个条约日，那时脑

子里装满了的就是中国人受洋人的欺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革命不行。除这些以外，特别可贵的就是，当时青年人敢作敢为，不怕流血牺牲，为真理而奋斗，为全人类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形象地、生动地、理论结合实际地进行宣传，我看就很能起作用。所以青年运动史的研究一定要弄好，它对我们教育青年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另外，我们做团的工作也要讲历史。省青运史研究会成立起来很好，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可以用几千元、几万元钱能计算的。

第三，我们今后要互相配合，党史和青年运动史的配合。省委党史研究室现在收集了一些资料，除公开发表的以外，还有些没有发表的，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另一方面也希望你们拿到资料不保密，也提供给我们。今后我们密切合作，把青运史搞好，也为我省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

# 郝谦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1日)

首先，热烈祝贺四川青运史研究会的成立。青运史是党史、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成立的初期，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书记到省委书记都很年轻，可以说都是青年人。我们党对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没有青年运动，没有团的工作，你这些老革命是从那里来的呢？总不能说，等胡子长长了才晓得革命嘛。我早年搞过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知道的情况不很多，也不全面。今天谈一些我知道的情况，供同志们参考。

1919年，我在綦江读书。当时，许多青年感到社会制度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希望找到新的出路。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青年砥砺会”，这个会主要讨论和研究对社会上不平的事应该怎么办，要干一些什么事情。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很复杂。主要有两部分人，一种是没有当权的地主豪绅，他们想利用这个组织笼络人心。另一种是积极追求进步的有志青年。这当中，有个叫邹进贤的青年，家里很穷。他对社会最下层的那些事，如赌博等等都很精通，另方面他看了很多古书，深深懂得旧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经过选择，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到重庆，再到成都，遇见了恽

代英，参加了马列主义小组，后来为革命牺牲了。我们那个“青年砥砺会”到25年就分化了。一部分人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一部分人成为国家主义派，再一部分人就成了土豪劣绅。所以1925年以后这个团体就解散了。去年我回綦江，有人问我“青年砥砺会”如何产生，后来又到哪里去了？我说，不是那个人整垮的。那个时候，适合青年多数人的要求，就应运而生。后来过时了，有进步的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就消失了。这个团体的活动，代表了綦江县当时的青年运动，在青年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1921年下半年，我考入重庆联合中学。当时，重庆有一批青年教师，是21年下半年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带了一些省外的青年人到四川来。如重庆联中校长熊禹治、川东师范校长张方谷。张方谷不仅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那些教师、校长不到30岁。有马克思主义派、有国家主义派。当时在教学上进行了改革，对学生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这些就算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我们收集材料应当宽一点，今后研究、执笔才有余地。当时从北京来了一个体育教师，也是一个青年

人，他在学校中开展足球运动，把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发起来，为国争光。那时只有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才有资格跟外国人比赛足球。我们联合中学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训练出来一支足球队，与英国水兵打球，很多青年学生都去看，打赢了高兴得很。因为，这是为国家、民族争了一口气。

1921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来，联中校长熊禹治就邀请他来校讲演，还请了刘明扬来讲演。刘是国家主义派。刘讲的孔孟之道，学生就打瞌睡。恽代英的讲演，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说：书要读，但现在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因为国家要亡了。他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实况。他说，挽救国家危亡的重担，就在我们青年肩上。随后，他又到川东师范和二女师去演讲，影响很大。1922年下半年，肖楚女到四川。当时军阀刘湘进驻重庆，迫害进步人士，把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师都撤换解雇了。成都、重庆、万县等地也开除了许多闹学潮的学生。肖楚女他们这些人来川后进不了学校。他们来的目的是传播“五四”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为建团、建党作准备。碰见这种情况，他们马上想办法办了一所私立的“重庆公学”，把被撤换的校长、教师组织起来进行义务教学，招收在学潮中被开除的学生。这个学校办了二个月，就被军阀解散了。前几个月，有位同志写了一篇关于“重庆公学”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说，重庆公学是为了改革四川当时的教育制度而办的。当时是什么社会？谁要你来改革教育制度呢？他说是根据当时杨效春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文章写的。我把杨效春的文章找来看了。杨效春的文章是为了应付当时的环境，纂了一个完整的办学章程，这是对外的官样文章，实际上办重庆公学，是为了吸收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传播革命思想，保存

革命力量。我们搞青运史研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某些官样文章并不能反映事物的实际。杨效春那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是教育专家，但他不是党员，有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少年中国学会与我们四川的关系不大不小。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后来南京、上海的人参加比较多，21年时总部由北京迁到南京。我们四川有些人在北京读书，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有一个泸州人叫陈愚生，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初他回四川，联络了一些失意的在野的军官，筹了一些钱，在重庆办了一个《新蜀报》。当时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就要有一个喇叭在前面，所以报纸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当年穆济波，刘泗英，周钦岳、邓少琴等参加了编辑工作。肖楚女曾受聘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找邓少琴、周钦岳、罗承烈等同志调查了解。

恽代英到四川，是少年中国学会派来的，是不是党派来的我不晓得。21年下半年，王德熙从中南大学毕业回来，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当校长，邀请恽代英到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搞青年运动，离不开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恽代英就从他的一言一行做起，如改革校风、学规，作社会调查，领导学生搞社会活动。1921年寒假后，校长王德熙就当县官去了。南京少年中国学会总部听说王德熙当县官了，就请他出会，说他不符合学会的宗旨。恽代英就接替他当了校长。1922年暑假恽代英到上海去购买图书。泸州的反动派造谣说他捲款潜逃，把他的校长职务撤了。恽代英回来后，就被军阀逮捕入狱。当时的学生强烈反对，为营救恽代英大闹学潮。23年恽代英出狱到了成都，以后到上海去了。有人认为，恽代英是专门到四川来组织青年团的，走拢就建团。这种提

法，值得研究。一个社团都有宗旨，条规都很严格，怎么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走拢就张三你来、李四你来，来一个就捡一个呢？我们应当弄清楚：恽代英来川是受哪里指派？他在哪里成立的组织？他走后关系交给了谁？四川党成立之后接受了这些组织没有？只有实事求是地把材料搞准确，我们写出的青运

史才有科学价值。

我们研究青运史，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为了教育青年一代。因此，搞青运史研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愿意和同志们一道，把这项工作搞好。

（余伯仪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贾唯英同志在四川青运史研究会 成立会上的讲话

（1982年7月10日）

## （一）

我的耳聋到了几乎只能笔谈的地步，可以说是一个残疾人了。只因金成林同志亲自到我家来邀请，盛情难却，我才鼓起勇气来参加这个会议。

1935年12·9运动爆发之时，我在上海读中学。我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参加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满腔热血，什么也不怕，恨不得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四十年代在成都搞学生运动。五十年代初期做过几年青年团工作。因为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对青年、青年工作特别关心，有特殊的感情。1980年我在北京治病时，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的同志非常热心，要我写成都学生运动情况。当时我就希望四川团省委开展这项工作。现在团省委发起建立青运史研究会，我的愿望实现了，所以特别感到高兴。衷心拥护，热烈支持。上午宣布我为青运史研究会的顾问，实在不能胜任，因为我从事青年工作的时间不长，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只能说热情很高，作用很小。

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对青年一代进行

历史（革命史、党史、青运史）教育，太重要了，太迫切了。

古人说：“以铜为鉴，可整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编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治国兴帮之道，有所谓一部“通鉴”治天下之说。当然他们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立場出发的。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很重视历史，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特別重视历史，而且精通中国的历史，可惜后来对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忽视。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就利用许多人对党史的无知或所知不多来任意篡改歪曲党的历史。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吧，重大校门内树立了一幅一丈多高的大油画。画的是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这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篡改党的历史，知情者虽有，但慑于林彪、

“四人帮”的淫威，不敢站出来说话。面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还信以为真了。正因为这样，“四人帮”才敢对大批开国元勋——元帅们、将军们肆意进行攻击、诬蔑和陷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

训。全国妇联的罗琼同志在妇运史的资料征集会上说：“要使党的光辉历史代代相传，写出一部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也篡改不了的全党公认的历史，是有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我衷心赞成这个提法。

许多同志都有这种经历，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大都是通过现实的教育和历史的教育这两个渠道。在今天，对青年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更有重要的意义。有少数青年存在着盲目的崇洋媚外思想，还有些青年有所谓“三信”危机，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不懂得中国近代史、党史，更不用说青运史了。过去帝国主

义为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就是千方百计地消灭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取消历史课，或者篡改历史，使其忘本。“四人帮”横行时不也取消了历史课吗？致使一些青年至今连自己的老祖宗是谁都不清楚。最近王震同志号召青年学习中国近代史，我认为是一个很及时、很重要的指示。

青年一代如果不懂得自己民族的、党的历史是很危险的。所以编写党史、青运史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是千秋万代的大事。现在团省委抓这个工作比之工会、妇联似乎稍微晚了一点，但晚有晚的好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抓紧工作，急起直追，完全能够后来居上。

## (二)

四川青年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1927年的3·31惨案，牺牲500多人，其中青年居多；1928年的2·16惨案，被反动军阀杀害了十四个学生；在1949年的中美合作所和成都十二桥大屠杀中牺牲的烈士不少也是青年。一部四川青运史，可说是千千万万青年的鲜血写成的。我们不写出来就对不起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也对不起我们的后代。我们要用青运史来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我是1934年离开四川的，直到40年才随同周恩来同志回川治病。后来留在四川工作。因此对40年以前的四川青运史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41年以后，由于四川党转入隐蔽，所知也不多。我知道得多一点的是抗日战争后期成都的学生运动。

自从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后，整个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地区的学运动，四川是一个重要的也是主要的基地。这是因为：第一，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

迁来重庆后，对四川党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在南方局下面设有青年委员会，负责青年工作。第二，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从武汉迁来重庆出版，是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它代表党每天向群众讲话，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引导青年前进；第三，当时四川、特别是成渝两地集中了大批的大学，还集中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开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活动。这些条件，有利于青年运动的开展。

四川的青年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段期间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从36年酝酿，37年开始到39年的抗日救亡运动。35年四川党遭到严重破坏，各地党组织所剩无几。36年北大地下党员韩天石同志因参加12·9学生运动被开除，转到四川大学。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青年中、主要在学生中开展活动，建立了进步青年的核心组织“民先”，队员发展到200多人，配合其他两股力量（张曙时和饶益文所领导的）打开了工